



## 常识

作者: 梁文道

### 44 条标注

知识分子在皓首穷经钻研学问之余，写这些上不了庙堂的东西就是想普及某种观念，为社会的变革造势。

位置 #42-43 | 添加于 2018-12-07 07:50

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 Mills）曾经嘲笑出版商：“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

位置 #44-45 | 添加于 2018-12-07 07:51

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位置 #46-47 | 添加于 2018-12-07 07:51

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比如说“

位置 #61-62 | 添加于 2018-12-07 07:53

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

位置 #61-62 | 添加于 2018-12-07 07:53

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

页码 5 | 位置 #105-107 | 添加于 2018-12-07 08:22

表现），它还可以是种稍经刺激就立刻动怒的敏感反应（

页码 5 | 位置 #112-113 | 添加于 2018-12-07 08:24

这种变态心理的反面表现则是盲目的自我肯定，

页码 5 | 位置 #116-117 | 添加于 2018-12-07 08:24

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它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

页码 8 | 位置 #141-141 | 添加于 2018-12-07 08:29

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苦痛塑造出“中国一定要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其最具体的日常表现就在中国人很爱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会再让人欺负”。念兹在兹地唠叨“欺负”与“被欺负”，是因为现今中国社会的

集体记忆里有着太多消散不去的创伤经验，犹如受伤的童年记忆阴影般地缠绕终身。总是被这样的梦魇折磨，怎么会有健康平和的心态呢？

页码 8 | 位置 #141-144 | 添加于 2018-12-07 08:29

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原来没有一个专门保存战死军人灵位与遗体的国家级墓园，更没有一个全面纪念抗战死难军民的国家级建设。到底这是怎么回事？

页码 10 | 位置 #169-171 | 添加于 2018-12-07 15:13

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怎样纪念抗战牵涉中国历史的敏感问题。

页码 10 | 位置 #171-171 | 添加于 2018-12-07 15:13

想要与日本促成全面的历史和解，自己就先要与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伤口。

页码 11 | 位置 #181-182 | 添加于 2018-12-07 15:15

所以不惜为此捏造事实好说服自己和别人，我们的讨论是合理的），

页码 13 | 位置 #209-210 | 添加于 2018-12-07 15:19

仿佛只要你有一点不同意见，你就是在用外国传媒的角度看事情，你就是洋奴，你就不爱国了。反过来说，如果你赞成政府的某项政策，你就会被洗脑的愤青。在这种环境下想要客观地探讨一些东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页码 18 | 位置 #256-258 | 添加于 2018-12-09 03:15

如果把所有问题都上升到很高层次的爱国之争，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好谈呢？如果所有议题都被简化成一个议题，那么大家又能学到什么？

页码 18 | 位置 #258-259 | 添加于 2018-12-09 03:15

如果把所有问题都上升到很高层次的爱国之争，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好谈呢？如果所有议题都被简化成一个议题，那么大家又能学到什么？又能怎样利用“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呢？

页码 18 | 位置 #258-260 | 添加于 2018-12-09 03:15

有些人似乎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很含糊的“西方反华势力”，以为西方主流媒体一定也是听命于政坛的反华派甚至政府本身。其实那些

页码 20 | 位置 #275-276 | 添加于 2018-12-09 03:21

媒体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它表现出深植的偏见和意识形态机器的共识运作。

页码 20 | 位置 #276-277 | 添加于 2018-12-09 03:21

他们往往就失去了客观的坚持，不惜以截图等手段扭曲真相，好持续控诉中国，并且获得“政治正确”的自我满足感。

页码 20 | 位置 #281-282 | 添加于 2018-12-09 03:26

现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它无限扩展国家范围的能力，不只往日发生在现今国土范围内的历史是国史，所有的人民是国民，即使是大自然中与世无争的景观和物种也能一一纳入国家的范围，和民族拉上了神秘的联系。例如朝鲜的金刚山，它不单是座雄伟的高山，

页码 23 | 位置 #298-300 | 添加于 2018-12-09 03:30

这些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其中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

页码 24 | 位置 #314-316 | 添加于 2018-12-09 03:33

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也就是说，越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对立面，就越会以同样的态度为自己寻根，尽量寻求和肯定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再简单点讲，就是反对对手的所有，

页码 24 | 位置 #316-317 | 添加于 2018-12-09 03:59

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也就是说，越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对立面，就越会以同样的态度为自己寻根，尽量寻求和肯定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再简单点讲，就是反对对手的所有，同时肯定自

己的全部。

页码 24 | 位置 #316-318 | 添加于 2018-12-09 03:59

即一切的民族主义逻辑”，

页码 24 | 位置 #320-320 | 添加于 2018-12-09 03:59

一即一切的民族主义逻辑”，

页码 24 | 位置 #320-320 | 添加于 2018-12-09 04:00

我们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任何人物一出场，首先要问：“他是忠臣还是奸贼？”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条路。

页码 25 | 位置 #324-325 | 添加于 2018-12-09 04:00

关于“通敌者”的糊涂账，西方史学界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实况绝非历史剧里那般正邪分明。反观中国，几乎所有超越简化、超越二元对立模式的声音都成了异议，甚至也成了一种“汉奸”的雄辩。

页码 26 | 位置 #341-342 | 添加于 2018-12-09 04:02

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立场有关了。

页码 28 | 位置 #364-365 | 添加于 2018-12-09 04:04

这也许是一个岛国的生存之道；对他们的政府来讲，问题不单是新加坡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人，而是能不能把这个世上最优异的人也变成新加坡人。

页码 31 | 位置 #389-390 | 添加于 2018-12-09 08:16

在我看来，我们其实还可以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提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到一位任教于中国大学的日本学者、英国学者，甚至一位美国学者赢得诺贝尔奖呢？如果有那一天，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也是中国的骄傲呢？

页码 32 | 位置 #403-405 | 添加于 2018-12-09 08:19

体坛从来是块英雄地，大家自然崇拜强者。

页码 34 | 位置 #435-435 | 添加于 2018-12-09 08:27

第二个问题更是严重，因为它很容易就会导致一种“今天我且哑忍，瞧明天我强了之后谁狠”的复仇心态。

页码 38 | 位置 #470-470 | 添加于 2018-12-12 12:45

这里脱不掉一种把中日历史问题看成两个彼此竞争总得分出敌我高下的简化国际观，不只解决不了眼前的历史罪恶如何分析如何解脱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威权式的国家主义。

页码 38 | 位置 #471-472 | 添加于 2018-12-12 12:45

要反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罪恶，

页码 39 | 位置 #478-478 | 添加于 2018-12-12 12:46

这种中国印象是冷战结构的产物之一，战后投身“自由世界”的日本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其主流社会把日本与中国的区分，界定成自由民主开放的世界和封闭专权的铁幕世界之别。

页码 39 | 位置 #487-489 | 添加于 2018-12-12 12:48

优越性。所以当日本保守阵营指摘中国学者虚构史实、官方暗中发动示威的时候，不只是否认战争责任这么简单，而且是再制造日本的优秀先进和中国的专权保守这种特定印象。

页码 39 | 位置 #491-493 | 添加于 2018-12-12 12:49

所以当日本保守阵营指摘中国学者虚构史实、官方暗中发动示威的时候，不只是否认战争责任这么简单，而且是再制造日本的优秀先进和中国的专权保守这种特定印象。

页码 39 | 位置 #494-494 | 添加于 2018-12-12 12:49

要是想让日本成为“正常化国家”，想让日本国民接受修宪（须经半数公民投票通过）；把靖国神社从一个供奉战犯的地方，转化成一个供奉所有为国捐躯者的正常军祠，就是很重要的象征工作了。

页码 41 | 位置 #507-509 | 添加于 2018-12-12 12:50

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日本当年犯下的罪行狭隘地理解成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而非祸及整片东亚的反人类罪行。

页码 44 | 位置 #539-540 | 添加于 2018-12-20 14:20

了。人类不需要是个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难以想象难以言表的邪恶。

页码 47 | 位置 #577-578 | 添加于 2018-12-20 14:25

“真正困扰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朋友的行为。

页码 47 | 位置 #578-578 | 添加于 2018-12-20 14:25

而汉娜·阿伦特独到之处，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在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恶”。

页码 47 | 位置 #581-583 | 添加于 2018-12-20 14:26

结局，何不以一个最正常的真实面目坦然示人？为了正面，牺牲正常，别人是看得出来的。形象当然可以规划，也可以设计；但再怎么规划设计也不能脱离正常的现实。你能想象可口可乐的广告公司为它弄出一套恍如顶级法国葡萄酒般的形象包装吗？当然不能，因为可乐就是可乐，无论它的老板再怎么希望自己卖的其实是红酒，那个瓶子里装的还是可乐。更何况可乐又有什么不好呢？它可是全球最赚钱的饮料呀！同样地，难道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正在崛起的经济强权，竟然容忍不了一个七岁女孩再正常不过的换牙吗？

页码 71 | 位置 #855-860 | 添加于 2018-12-21 23:37